

▶▶▶我和外国房东的故事

金帅名初到英国时，结识了住在伦敦南部萨里郡的卡洛琳和马克夫妇，并寄宿在他们家。

房东夫妇不仅热情善良，帮助金帅名适应了留学生活，还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之间的故事。



金帅名(右一)和寄宿家庭女主人卡洛琳(左二)等合影。
受访者供图

异国他乡收获温暖

吴沂萱 周姝芸

融入本地生活

谈起房东女主人卡洛琳时，金帅名最先用到的词是“亲切”和“和蔼”。“卡洛琳相当善解人意。”金帅名回忆起刚到英国时的场景，“我的父母把我送到了卡洛琳家，由于不舍，在分别之际妈妈红了眼眶。卡洛琳细心地察觉到这一点，她走上前给了我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妈妈不会讲英文，卡洛琳用了最直接的肢体语言安慰她，让我们都心头一暖，这个场景深深地印进我的心里，难以忘怀。”

金帅名坦言：“留学生活刚开始时，面对陌生的环境、不同的文化，我感到有些不适应，也怕给房东添麻烦，因而小心翼翼。卡洛琳显然注意到这一点，在吃饭时，她主动找话题，和我聊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问我最近有什么烦恼，我渐渐敞开心扉，融入当地生活。”

卡洛琳家有一只名叫本吉的宠物狗，金帅名很喜欢它。他说：“本吉是一只金毛犬，平时我会喂它零食、和它在草地上玩耍，渐渐地我和本吉变得亲近了。有一天晚上，我准备回房间睡觉，本吉一路跟着我到了房间门口，它执拗地赖在门前不肯走，对着我摇尾巴，让我想到了我在家里养的小狗，于是我把本

吉带回房间陪伴我。身在异国他乡，本吉给我很大安慰。”

关爱无微不至

金帅名说：“在衣食住行方面，卡洛琳给予了我许多关照。从学校到卡洛琳家需要乘坐火车，虽然她家距离火车站并不远，但她每次都坚持去车站接我。有次周末我想去伦敦逛一逛，卡洛琳很爽快地开车带我去伦敦。可能在她看来这些是微不足道的事，但我却觉得她像母亲一般，让人感到温暖。”

卡洛琳和中国很有缘分。金帅名说：“有一次聊天时，卡洛琳提到了自己小时候在中国南方生活过，她对中国有很深的情感。后来我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卡洛琳的确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比如她平时会做中餐点心又烧包、烧麦等，偶尔还会给我煲汤喝，厨艺很赞。”

卡洛琳曾经学习过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在金帅名留学期间，卡洛琳时常关心他的情绪和感受。金帅名说：“我很感激卡洛琳在心理方面给予我的帮助，有一段时间我学业压力大，感到身心疲惫，卡洛琳看出了这些，她主动问起我的学习情况，我向她说出了心声。听完后她对我说，不

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身体好、心情好才是最重要的。她说生活中难免会遇到问题，如果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应对，事情就会朝积极的方向发展。我和她聊完之后心情舒畅了很多。”

期待再去中国看看

金帅名还分享了一件让他非常难忘的事。他说：“那天是圣诞节，卡洛琳早晨叫我下楼，她有些神秘，充满笑意地看着我。随后，我们围坐在圣诞树下，她送出了一份包装精美的礼物，那一刻我又惊喜又感动，里面是一个装得满满当当的蓝色洗漱包，放了很多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除此之外还有一只装满零食的红色袜子。”

“去年的跨年夜，我们是一同度过的。”金帅名说，“那天大家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电视台转播的跨年烟花表演，畅谈对新年的憧憬。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所有人围成一个圈，听卡洛琳唱中文歌曲《友谊地久天长》。那是值得铭记一生的时刻，我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暖。”

为了准备学校期中考试，金帅名暂住学校，大约有一个月时间没有回卡洛琳的家，考完后，他立刻回到萨里郡。“卡洛琳原本准备在大年初一那天聚餐，得知

我初二才会过去后，她马上把聚餐的时间改成了初二。还记得一到家，映入眼帘的便是丰盛的菜肴，有红烧肉、宫保鸡丁和包菜粉丝等，卡洛琳特意准备了中国菜来庆祝春节。那天，我还教她说中文的‘恭喜发财’，后来她又把这句话以中文短信的方式发给了我。”

男主人马克对中国文化也很喜爱。金帅名说：“大年初二那天，我瞥见桌上有一抹中国红，走近一看才发现是印有龙图案的红色餐巾。原来，马克知道了今年是中国的龙年，他精心挑选了这个餐巾。不仅如此，他们那天都穿了红色的上衣，烘托节日气氛。”

“饭后我们闲聊起来，提到了交通出行。卡洛琳好奇地问我中国的交通情况，一天的时间乘坐陆上交通工具能不能从北京到深圳。我很自豪地告诉她，如果乘坐中国高铁，8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听到这里，卡洛琳由衷地感叹中国发展变化的速度之快，并坦言自己非常怀念在中国生活的岁月，还想再去亲身感受国内日新月异的变化。”金帅名说。

“卡洛琳在中国南方生活过，但一直没有机会去北京看看。她说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感受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金帅名说，“希望到时我能做他们夫妇的导游，带他们感受美丽中国。”

找到学术兴趣

2017年，黄绮雯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大学生活。在进入大学之前，她并不确定未来自己想要做什么，之所以选择该校，不仅是因为喜欢加州的气候，还因为这所学校可以“不定专业”(Undecided)入学，这样她可以有更多时间去探索发现自己的兴趣。“我觉得这个选择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很合适。”她表示，“让我有机会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美国很多大学设置了“不定专业”的申请方式。如果学生以这种方式入学，那么他们可以在大一、大二期间选修不同领域的课程，接触探索不同专业方向，帮助自己找到学术兴趣所在，并在大三阶段进入相应的专业去深度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黄绮雯找到了自己未来想要持续深耕的方向——癌症研究。人类对于癌症的探索从未停止。从手术切除到放射治疗再到靶向治疗药物的出现，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癌症的治疗手段越发多样，效果也越发显著。这个课题深深地吸引了黄绮雯。在一次科研实习中，她负责做癌症靶向治疗的相关论文检索的工作，这需要她翻阅大量相关研究论文，并分门别类、归纳整理。癌症研究作为世界上最前沿的医学研究领域之一，相关论文中包含着大量前瞻性的科研理念和技术，这些内容令她耳目一新，也让她感受到人类在与癌症抗争的过程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与成果。她想要加入其中，用自己的力量为癌症的治疗作出贡献。

坚持科研理想

本科阶段，黄绮雯选择分子、细胞和发育生物学专业，同时辅修计算机精及比较文学。这些专业跨度很大，因此她在大一、大二时必须修读大量课程。

天道酬勤，黄绮雯在UCLA收获颇丰。在申请硕士项目时，她投递了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在内的多所美国知名高校。其中，哈佛大学的计算生物与定量遗传学硕士项目在全球每年只招收十余人，竞争非常激烈。由于该项目的课程内容交叉性较强，需要申请人既有数学科学或相关领域的学历背景，又接受过生物学科的学习训练，熟悉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最好还具备计算机脚本和编程方面的实践知识，可谓要求严格。受益于本科期间修读的多类课程，黄绮雯完美契合这个专业的“三维标准”。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她收到哈佛大学录取通知。



美国哈佛大学校园景色。

资料图片

体验名校生活

与加州一年四季温暖宜人的气候不同，哈佛大学所在的波士顿位于美国的东北部，四季分明。从去到美国求学，黄绮雯从来没有体验过零摄氏度以下的生活，也从没见过几乎能把汽车掩埋的大雪。

黄绮雯对哈佛大学的校园生活感到满足。她说：“我认识了很多拥有不同学术、文化背景的同学，也结识了很多朋友。大家虽然有不同的经历，但都对自己想要发展的领域有十足的热情和好奇，促使我们在科研进程中不断前行、突破。”

即便已经有了四年的本科经历，黄绮雯还是感到哈佛大学硕士课程有不少挑战。在她看来，硕士阶段的学习和研究更强调自学，她不仅要理解某个知识点的含义，还要利用它来解决科研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就读期间她每天的工作量很大，需要不断地去攻克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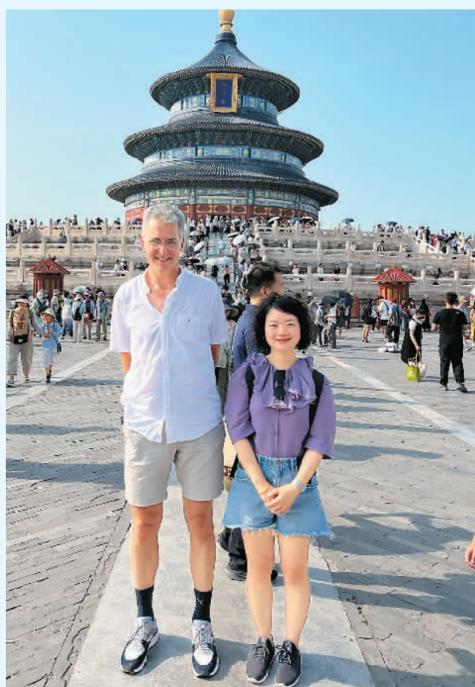
黄绮雯在科研学习中渐渐找到乐趣。在第一年，她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修读了机器学习与进化遗传学课程；第二年，她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和研究时，萌生了读博的念头。彼时，黄绮雯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布列根和妇女医院辅助进行乳腺癌转录因子和通路失调项目的研究工作。在这个项目组里，导师给了她较大的发挥空间，让她去思考如何进行相关大数据研究并不断更新自己的算法和方向。黄绮雯说：“我感觉自己就像海绵一样，每天都在吸收新知识，发现新事物，观察新变化。这让我非常享受。”

在日复一日的科研进程中，黄绮雯感受到自己的学识不断丰富，想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为相关领域的发展作出贡献。

凭借着接近满分的绩点和多段扎实的科研经历，黄绮雯最终成功获得攻读牛津大学肿瘤学博士学位的资格。如今，黄绮雯已进入牛津大学医学科学部肿瘤学系进行学习。谈到未来，她说：“期待自己看到更大的世界，发现更多新事物，不断成长。”

我的荷兰求学之旅

张莎



作者(右)与荷兰同事在北京天坛合影。

作者供图

中国科学院大学和格罗宁根大学双博士项目的第三届学生，踏上了求学荷兰之旅。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既兴奋又忐忑。我和同伴在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下飞机后，买了去格罗宁根的火车票。火车穿梭在一望

无际的碧绿田野上，车厢里很安静，只能听到当地人偶尔的谈话声。车窗外是一群群悠闲吃草的绵羊，棉花糖般的云朵点缀在蔚蓝的天空中。途中，师姐担心我们转错车，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最终在格罗宁根火车站接上我们，并把我们将送到住所安顿好。

还记得与导师第一次见面时，我非常紧张。导师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安，他给了我一个拥抱并说：“Sandy，我们都欢迎你。”一番话让我倍感温暖。之后，导师特地邀请我和系里的其他几位博士生（分别来自克罗地亚、德国、荷兰）去他家里吃饭，为我接风。导师准备了美味正宗的烛光西餐。晚餐后，导师带我们参观了他家，墙上竟然挂着中国画，他还谈起了自己的北京之旅，感叹北京的现代化发展。

虽然我的导师为人温和，但他在科研上要求严格。他给我安排了一个日常指导老师，是位德国人，非常严谨。两位老师要求我们每两周举行一次会议。在荷兰的第一年，他们还安排我选修了很多课程，例如多元统计分析、高级营销模型和营销理论等。

刚开始学习时，我被分到一个小组，成员包括一位荷兰人和一位印尼人，他们的才华都很突出，尤其是荷兰同学的英语写作让人印象深刻。记得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时，我经常在办公室复习到深夜，然后骑自行车回家。我一边蹬着脚踏车，一边给自己鼓劲。放榜时，当我看到自己所有课程成绩都是8分(A+)时，眼泪忍

不住流了下来，那段经历给予我的精神力量受益终生。

系里每年都会举办各种丰富的活动。一年一次的部门外出(Department Outing)和博士生外出(PhD Outing)活动通常是找一个景色优美的地方团建。我们去了海边，看白色沙滩和碧蓝海水相接，海鸥在空中翱翔。过荷兰传统节日时，系里通过抽签的方式让大家互相写诗，诗句需要押韵。我记得给我的诗是一位教授写的，大约有十多行。她在诗中说格罗宁根和北京一样，大家都喜欢骑自行车。

系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结交了几位至今仍保持联系的挚友。埃丽纳是荷兰人，我从未想过能和一个外国朋友如此亲近，她是我可以倾诉秘密、在遇到困难时依靠的朋友。我毕业后几年，曾邀请她来中国上过课，我们还一起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了两篇论文。

工作后，我逐渐拓宽了视野，去了不少国家旅行。荷兰的留学时光始终在我心中有特殊意义。

每年圣诞，我都会给系里的老师们写信，回国十多年来从未间断。阿姆斯特丹的运河、令人惊艳的郁金香花田、小孩堤坝的风车、梵高的画作……这些连同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宝贵的留荷时光丰富了我的人生，也让我更加理解和珍视中外文化交流。

(作者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